

少年日記

日·格·林·著

葉·至·美·譯

新華書店發行



少年日記

葉至美
• 格林
譯著

書號：京 767

少年日記

著者： ㊀ • 格 林

譯者： 葉 至 美

發行者： 紅 學 堂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1—8,000(滙1)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

目 錄

少年日記

一	一
二	一四
三	二五
四	三五
五	四六
六	五五
作者小傳	六六
譯後記	六八

表示一個完整的念頭的一組字，叫做句子。現在我能一下子把這話寫下來。這是我在三年前從頭重學的，在那以前間斷了三年。

那時候，我開始重讀頭四年中所有我們用俄語學的功課，同時，我把在第四班上讀過的其它各門功課溫習了一遍。第四班的其它各門功課有：數學，本國史，地理和自然科學。因此我在間斷三年以後，昇到第五班之前，把這些都溫習過了。

六年前，我十歲，讀完第四班，間斷就開始了，到十三歲才結束，直到那時候，我所知道的僅僅是在頭四班中學到的東西。

可是，從那時候起，又過了三年，我補足了先前間斷的那三年。我讀完了第五班，第六班，第七班。現在我十六歲，正在讀第八班。到十七歲我能讀完第八班，第十班要到十九歲才讀完。我急於想早點度完中等學校，可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冬天讀完兩班課程的中等學校。至少，在我們學校裏辦不到。

當然，只要有額外多學點兒的機會，我從不錯過，尤其在俄文和文學方面，可是這樣還是無

濟於事。

真的，論俄文，我現在是班上的第一名。我非常真誠，想真的好好學習國語，這樣才能像薇拉·密克哈爾洛芙娜那樣說得又好又漂亮，同時也因為現在沒有人來干涉我，不再會有人走近我跟前，硬從我手裏把書搶去，用書撲頭撲臉的打我，踢走我坐着的凳子，弄得凳子和我一同躺在地板上。

現在，我幾乎總能把逗點和其它標點符號用在合適的地方，而且拼法很少有錯誤。昨天薇拉·密克哈爾洛芙娜在我的作文本上給了我一個「五」。

同時，我現在能正確的應用直接語法。薇拉·密克哈爾洛芙娜在班上口授作文教材的時候，應用了直接語法，或者要我們在作文中一定採用直接語法的時候，甚至還使我喜歡它呢。

即使在家裏，我也決不錯過一個機會練習寫對話，爲了要學會正確的應用這些辭句：「我說，」「他回答，」「我問，」「他還嘴，」等等。我試着把它們攔在短語的末尾、開頭或中間，這樣使你的作文看來很有變化。

我知道那不是我要學習的主要東西。薇拉·密克哈爾洛芙娜也這麼說。然而，這仍然是我將

●「五」——蘇聯學校用五級分制來計算學生的成績，「五」是最好的等級。

來知識的一個要素，而且應該在相當的時候把它打好根基，這樣，所有以後學的東西才能適合於它們應有的位置。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比學校課程多學許多、多寫許多的理由。

如果需要的話，我能很容易的把直接語法改成間接語法，或者把間接語法改成直接語法。譬如說，我能寫：「伐史亞舅舅說他又要去找洋芋了。」可是我也能這樣寫：「伐史亞舅舅說：

「我又要去找洋芋了。」伐史亞舅舅說話的意思並不因此而改變。『我想到鄰近村子裏去，』伐史亞舅舅說，『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洋芋。』伐史亞舅舅說他想到鄰近村子裏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洋芋。」

「伐史亞舅舅，你為什麼老要找洋芋呢？」我問。

「為什麼？」他回答。「這樣，到了冬天，你和我才可以够吃。」

「可是我們已經有滿滿的四袋了，」我對他說。

「這還不够，」他回答我。「像你跟我這樣貪吃的豬獾，需要十袋，不是四袋。」

「為什麼別的大去找洋芋，能立刻就找到了回來呢？」我又問。

「他們運氣好，沒別的，」他回答。「他們一定一下子就遇到了很闊的集體農莊。我沒有這樣的運氣。」

伐史亞舅舅把他那油膩膩的舊帽子掛在釘子上，一動不動的站了一陣，望着房間的一個角落裏，隨後深深的歎了一口氣，開始把他帶着石腦油氣味、滿是油漬的工褲脫下來。在窗子的光亮中，他那年輕的晒黑了的臉現出古銅顏色，像印第安人的臉。

「你今天又不高興了，伐史亞舅舅，」我說。「你一定是找你那個有兩條深色長辮兒的女孩去了，可是沒有找着，是不是？你是一個調皮傢伙，我知道。你根本不是去找洋芋的。你是去找那個女孩的。」

伐史亞舅舅沒有回答。他忙着脫工褲。他坐下來，脫掉靴子，可以更方便的拉下工褲。

……今年年底以前，我要從頭到尾學一下文法，因為我切望能儘可能快的學懂它。

此外我要開始讀俄羅斯文歷史，因為我很想儘量快的知道俄羅斯文學怎樣開端，怎樣發展。我想知道我們人民從古到今所唱的每一首歌，和所講的每一個故事。而且我當然要把那些都學了，讀那些，研究那些。現在沒有人會來阻止我了。即使受伏洛陀亞·史密諾夫嘲笑，我也不在乎。他自己不知道把我叫作書呆子的時候，他嘲笑的是什麼。他是一切都很順利嘍。打仗的時候，他離前方遠遠的，躲在後方的哪個角落裏，像戰前一樣的上學校，平平安安的，不知道叫里却·吳姆的是個什麼。

可是我並不生氣。我甚至於不想對他解釋。何必呢？他還是什麼都不會懂得的。他取笑我的

時候，我乾脆就給他個不理。

他是個很聰明的孩子，我承認，比我有才能。各門功課他都能很容易的得到好分數。我們班上別的同学都說「五」老跟着他跑。那些「五」真跟他跑我也不在乎。我甚至於高興他是這麼個好學生。這表示等他長大起來將更聰明，將能懂得他在所不懂的事情。可是在目前，他依舊是個戰前的伏洛陀亞。

伐史亞舅舅可就完全不同了。戰後他找到我，朝我的面孔仔細的看了一陣，立刻猜出來了：

「你在德國佔領區過日子。」

事實上我沒有回答他，只是懷疑的瞅着他。他朝我笑了一兩下，消除我的懷疑，隨後問：

「你不記得我了嗎？」

我記得他。我媽媽是他姊姊。就在開戰之前，我們到城裏去，跟他一同住了幾天，因此我記得他。他幹的是司機，空閒的時候就跟一羣年青的藝術家們跳舞。

我看過他跳舞。開頭，別的人都和着音樂拍手，他跟媽媽繞着圓圈兒走，隨後他把媽媽留在圈子中間拿着手帕打轉，自己蹲下身子跳舞。他不是一下子就開始蹲下跳的，首先他跳到空中，跳得很高，隨後在空中把身子對疊起來，以致使他的筆直的金黃色的頭髮碰到了他那摩洛哥皮靴的尖頭。同時他還大聲的拍着手掌，隨後他就表演各種各樣的技藝，簡直使房間的地板都搖動了。

起來。這時候我也開始跳起來，拍著手掌，甚至於快活得尖叫。那時候我們真快樂！

是的，我記得他。但是他爲什麼笑呢？我不願意有人朝我笑……。

「你什麼人都沒有了嗎？」他問我，沒有等我的回答，接著說：「我也沒有了。凡雅，現在，你和我沒有別的親戚了。」

他又細細的看我，接著突然提議說：

「跟我一同住到城裏去吧。我有兩間房間——現在空著。」

「我在這兒上學，」我回答。

「在城裏也可以上學。別害怕。我的薪水够我們兩個花的。等你讀完中學，你還能繼續讀書。我可以一直照管你。到時候你可以還我。」

他說的就是這些。我以爲他會問我怎麼樣剩下一個人的各種細節。他滿有權利問我。他是我現在唯一的親戚。我想到又要把整個的情形重複講多少次，心裏就感覺苦惱了。爲什麼說了又說，老沒有個完呢？

他却沒有問我任何問題，同時也不想把他的任何事情告訴我。他只是這麼提議，等候我的回答，用他那藍灰色的眼睛平靜的、注意的望着我。別人對他說：

「你做得好，收下這個孩子，讓這個孤兒有個家。他會給你帶運氣來的。」

伐史亞舅舅却回答說：

「是我自己要找顆心來暖暖我自己。」

我又細看他那給晒得又紅又黑的臉，而且我不再急於躲開它。戰前，這臉上沒有一絲皺紋，眼睛裏總有些光亮的、愉快的東西在閃耀。可是現在，兩眉之間有兩條皺紋，皺紋很深，即使在他微笑的時候還是存在。他的眼睛也是那樣，即使還留下什麼光亮愉快的東西，也是藏得深深的，而且凝得緊緊的，好像在等待什麼似的。有一些特種的高熱磚礮，他們在裏面燒磚，燒出來的是鮮紅火熱的土製磚坯，又硬，又堅固，經得起最大的壓力。

伐史亞舅舅看來就是那個樣兒，鬍鬚受過一些可怕的灼熱，却越變越堅硬，而且經過之後也沒有什麼改變。兩條筆直的皺紋，凝結了似的鋪在薄薄的鷹嘴上，眼睛裏有生氣的光亮凍結住了，而且兩頰看來也像頰骨那樣的死板和僵硬，連嘴唇形成的那條不變的線條，就是靜默的時候，也老是那樣子。

兩角的輪廓非常的明顯，——這兩片嘴唇，就像在這深紅棕色的臉上剛刻出來似的。它們微微的嵌在皮膚裏，兩頭蹣上去又掛下來，鮮紅而穩定。他說一個字，隨後他的嘴唇恢復原來的形狀，又是一動不動的，像他靜默時候整個的臉一樣。假如你把伐史亞舅舅的眉毛和頭髮染黑了，他就像一個真正的印第安人，只是眼睛淺了些。

我從沒有見過一個真正的活的印第安人，只在書上讀到他們，但是我喜歡他們的臉，那麼漂亮，剛毅而且是古銅色的。印第安人也非常的愛自由，有幾個部落還在拒絕替白臉的美國人做工，憑他們自己的志願，在草原上流浪。

我也像印第安人那樣的流浪，可是只在天氣晴朗的星期天，而且不在草原裏，在樹林裏。我們這兒有一個很大的樹林。樹林從城邊上長開來，整整有三十八公里。樹林裏有狼、狐狸、野兔和松鼠。以前樹林裏總有熊跟大山貓。現在熊跟大山貓都絕跡了。他們說打仗的時候游擊隊員把牠們殺光了。

我穿過十公里或者十五公里長的密密的樹叢和沼地，走到森林的深處。在那兒有我自己的特別的路徑和場所。在那兒，在兩棵又大又高的樺樹的樹枝和一棵極大的樺樹的伸開的枝條之間，有我秘密的住宅。在那兒還有一股泉水，筆直的從沙地上長了苔蘚的石頭間湧出來。

我在這些不很明顯的小路上飛跑，穿過密密的矮樹，手裏拿着木做的斧頭。我跨過地上的深土溝，跳過突出在地面上的長着苔蘚的圓石，跳過從大樹幹的各個方向長出來的樹根，樹根粗大彎曲，好像許多條在爬行的蟒蛇。而且它們身上長着各種各樣的疙瘩，菌子和苔蘚。

一眨眼間，我爬上了我的樹幹，嚇跑了樹枝上的鳥兒，我挂在樹頂的隨便哪一根樹枝上。我可以甩一隻手挂上五分鐘，那時候，另外一隻手拿住木斧頭細細的找尋獵取的對象。

我在樹林裏的感覺，就像馬格里在森林裏似的，可是，不該讓人知道我在這兒幹什麼，因為我現在十六歲了。我不認爲一個十六歲的人會有這樣傻的行爲。

可是戰爭開始的時候我才十歲。我那時候不知道有模仿印第安人這麼樣好的遊戲。就在後來的三年裏，我也不會知道。

後來的三年裏，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世界上有德國人，一個很好很強大的民族，世界上最好的民族，所有各民族中最文明、最有智慧、最強壯的民族。三年中讓我知道，讓我記得的就是這些。而且，如果我忘了吳姆先生也是一個很文明很強壯的人，那麼請提醒我。

他是那麼有力氣，他只要用書本在我腦袋上打一下，就把我推到凳子外面。他會從我手裏把書本硬搶過去，敲着它，用它打我。但是首先他會露出微笑。笑着，搖着頭。隨後他會把手臂往後伸，來打我。他總打定主意來個側擊，因為那麼樣容易把我打倒。如果我不跌倒，他會踢我坐着的凳子。當然，那樣就使我跌倒了。

他是一個非常強壯的人。早晨他拿濕手巾擦身子的時候，我看到他的肩膀和手臂有多肥。他擦着的時候，前胸後背的白皮膚都發紅了。

如果他發覺我在看他，他一定會發笑；而且說：

「我看到我們小野人的眼睛裏在奇怪了。我一定給他看到了一個不平常的景象，是不是，我

的朋友？其實，這沒有什麼奇怪。野蠻國家的人民不會注意來尊重一個健美的身體。那是一個有高度精神構造的民族的特性。」

他一開始說這樣的話，我總想溜掉。如果我不設法溜掉，他會坐在椅子上，一條腿攔在另外一條腿上，不斷地給我解釋文化高低不同的民族之間的差異，並且解釋文化高的民族有多麼艱巨的任務，它的使命是領導其它各個民族，普遍的在新的合理的基礎上來改造世界。

他一開始說這樣的話，我總想溜掉，因為我怎麼也不能了解。但是，你錯過了第一個機會之後，就很難溜走了，於是我站着聽，望着他那擦得紅紅的寬胸脯；望着他那在褲腰上面，摺出兩條深痕的粉紅色的肚皮。

「根據上司們的意志，」他說，「叫我在偉大的德國民族和被我們從布爾什維克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俄羅斯民族之間作個連環。我有担任這個高貴使命的所有的條件——對犯錯誤的人有仁慈，有憐憫，對仇敵毫不寬容。你得謝謝你那幸運的年紀，它給你帶來了享受一個德國人的前途的快樂機會。」

我記得很多吳姆先生說過的話。他俄語說得很好，也許辦法從來沒有錯過。但是非常奇怪，雖說他俄語說得這麼好，可是從他嘴裏溜出來的俄語，不知怎麼總不完全像俄語。沒有一個俄羅斯人發音像他那樣正確，因此，你能立刻斷定那不是一個俄羅斯人的話。

那位白髮婆婆就不是這樣。她第一次彎下身子問我：「什麼事呀，我的乖孫？你是誰的孩子呀？」——我立刻知道這是一個俄羅斯人的聲音，於是我哭了。就躺在前一晚上我爬進的亂草堆裏，雖說我高興得太早了，結果我並沒有回到俄羅斯人那兒，而是直接落入吳姆先生的手掌之中。那時候我的心卻領會不到這一點。我的心嚇得太厲害了。兩天之前，我跑脫了；兩條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我不知道上哪兒去，我完全糊塗了，因為我逃開那時候，情形太可怕了。

大地擺動的時候，我正睡在家裏的床上，光亮的早晨變成了黑夜。接着我聽到媽媽在天井裏叫喚。我衝過臭極的黑煙，可是沒有找到媽媽。地上有什麼東西在發出古怪的叫聲，那聲音很像媽媽的，可是不是媽媽。我認不出那是什麼東西。我也沒有看到麗娜。躺在那兒，黏住一塊熟悉的黃衣服的破片的東西，不是麗娜……

「媽媽！」我大叫一聲，跑來跑去，不知道走哪一邊去接近媽媽。但是媽媽的……越來越遠，低，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在我週圍，呻吟和叫喊可越來越響。那些也是可怕的叫喊。接着有什麼東西忽忽的狂吼着穿過灰沙和煙子，落在附近地上，炸成無數的碎片，這些碎片在我頭頂上飛過去，還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於是我拔腳就跑，又有什麼東西落在我身後的地面上，沉重的軟泥打在我背上，我的頭撞在隔壁屋子的牆上，這以後就沒有再記得什麼。再聽到什麼。那以後，我首先聽到的是在我頭頂上空的沙沙的鬧聲。我抬起頭來，一樣什麼東西打在我

臉上。鄰居的房子着火。了。火舌索索的爬上木牆，向各個方向竄去，像在比賽，急於要完成什麼事情似的，或者像用了索索的低語，在跟別人講某個可怕的、陰森森的故事。

我很快的站起來，臉朝着我的家。我已經不再認得我的家了。巨大的火舌對着我的方向，從屋子裏捲出來。火舌捲出窗口，捲出大門，它們已經頂穿了屋頂，在風裏前進，在火舌上空人，有黑煙衝到浮着一塊塊重雲的天空。

窗口那兒有一個大火舌看中了我，想逮住我，我往後跳一步，它氣衝衝的，撞到我面前，和我搭在前園週圍的木欄杆上。它抽打了欄杆，又回頭衝進屋子。可是在乾燥的木欄杆上留下了好些火星，那些火星蔓燒開來，沿着欄杆推進，最後成了一片火海，而其中的一個火舌碰到了一叢白丁香，我聽到像有人在煎鍋上煎火腿似的聲音。丁香花和葉子立刻燒了攏來，變成黑色。

我再想衝到院子裏去，但是那兒的一切東西全在煙火之中。村裏所有的屋子也都在燃燒，你不再聽到人們的叫喊。叫喊消失在遠處。有的只是火焰的喧嘩。那是很可怕的，你什麼都聽不到，只聽到四週火焰的聲音在煙雲中，吞噬着人們一生之中建築的一切東西。接着又有東西在我上空呼呼的狂吼，我就跑了。

我跑了兩天。只在晚上停一會兒，躺在大路附近的柳樹叢裏，接着又跑。我一直想趕過他們，那樣我才能走到大路上去，沿着大路跑得遠遠的。可是我不可能趕過他們。他們坐的機器脚

踏車、坦克車、運貨車，而我只用兩隻腳跑。頭一天，繞着腳踏車、坦克車就在我側邊大路上飛快的開過去。第二天，路上就有裝滿了士兵跟槍砲的載重車。它們同樣的開得很快，比我走的快得多。我每次走到大路上，總有一些步行的或者騎馬的人，而我所聽到的只是德國人的叫喊和德國人的談話。因此我又離開大路，更深一步的走進樹林，保持着望得見大路的距離，向前奔跑。

到了第二天黃昏時候，我不能再跑了。我跌跌撞撞的走着，我的腳把我弄得非常痛苦，使得我直想叫喚，可是我怕叫喚，因此我只是呻吟，只是默職的哭泣。在薄暮時候，我看見一塊空地上有一所房子，我從樹林裏走出去，沒有考慮那邊也可能是德國人，就逕直的朝着那房子走過去。對於我，一切都無所謂了。我的胃裏空得發痛，我的腳又痛得很厲害，我不再在乎那兒是德國人還是俄羅斯人。我不能再在樹林裏呆下去。我會死在那裏。因此，我朝着那所孤立在空地上黑色的高柱子中間的房子走去。

可是等我走近一些，就知道那根本不是一片空地，四週直立着的也不是柱子。那是在燒毀的房屋之中依舊直立着的煙囪。我這才明白德國人也到這兒來過，世界上不再有我願望的地方。我倒在厚厚的野草裏，一直躺在那兒，直到第二天早晨她碰巧打我身邊走過。